

第二部

六国命纵横

上卷

孙皓晖 / 著

孙皓晖 / 著

第二部

六国命纵横

上卷

大秦帝国

河南文艺出版社

孙皓晖 / 著

第二部

六国命纵横

下卷

大秦帝国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秦帝国. 第2部, 国命纵横/孙皓晖著.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2.10

ISBN 7-80623-359-8

I. 大… II. 孙… III. 长篇小说: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922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31.12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745000
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	印数 8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印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59-8/I·285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

——题记

上卷目录

楔子	1
----------	---

第一章 铁腕平乱

一 义渠大牛首接受了羊皮血契	9
二 百骑扬威 震慑草原	19
三 北坂痛歼牛头兵	42
四 咸阳世族的最后时刻	51
五 犀首挟策入咸阳	58

第二章 山东雄杰

一 洛阳苏庄的故事	67
二 双杰聚酒评天下	73
三 洛阳试剑 苏秦成名不成功	83
四 安邑郊野的张家母子	97
五 张仪第一次遭遇挑衅	108
六 函谷关外苏秦奇遇	119

第三章 西出铍羽

- 一 新人新谋齐霸统····· 133
- 二 关西有大都····· 150
- 三 黄夜发奇兵····· 161
- 四 雄心说长策····· 168
- 五 命垂车生祸····· 177
- 六 子然一身出咸阳····· 195

第四章 谈兵致祸

- 一 十六字诀震撼了齐威王····· 204
- 二 一席说辞 大军调头····· 212
- 三 策士与君王的交换····· 224
- 四 云梦泽访出了逃隐名将····· 234
- 五 昭关大战 老军灭越····· 242
- 六 错也孰也 不堪谈兵····· 258

第五章 天地再造

- 一 异数中山狼····· 265
- 二 荒田结草庐····· 277
- 三 亘古奇书阴符经····· 289
- 四 战国乱象大演绎····· 296

第六章 风云再起

- 一 红衣巫师的鼎卦····· 316

二	奉阳君行诈苏秦	325
三	燕山脚下的古老城堡	334
四	明大义兮真豪杰	349
五	大节有豎贞	359
六	秋露迷高的张氏陵园	370

第七章 大成合纵

一	大梁公子出奇策	393
二	南园才俊多狂态	408
三	壮士舍身兮濰水茫茫	435
四	烈士暮年的最后决策	449
五	苏秦保起了六国相印	471

下卷目录

第八章 连横奇对

- 一 张仪的声音振聋发聩····· 487
- 二 第一国王与第一丞相····· 506
- 三 匕首金窟具冰合····· 524
- 四 衣锦荣归动洛阳····· 532
- 五 合纵阵脚在楚国松动····· 546

第九章 纵横初局

- 一 燕山幽谷 雄风及雨····· 576
- 二 怪诞说辞竟锁住了楚国····· 592
- 三 门客大盗开齐国僵局····· 600
- 四 积羽沉舟新谋略····· 615
- 五 墙上草败杀无赦····· 621
- 六 联军总帐 春风得意····· 639

第十章 张仪风云

- 一 咸阳宫君臣合璧····· 655

二	六国联军的统帅部	661
三	河内大战 张仪偏师袭敖仓	673
四	大才机变涉魏齐	688
五	张仪苏秦都拿出了古老的权谋	703
六	四阵三比 秦燕结盟	721

第十一章 郢都恩仇

一	张仪临危入楚	735
二	苏秦别情下楚国	739
三	明暗双管 张仪巧解第一难	744
四	点点渔火不周眠	757
五	张仪遭遇突然截杀	764
六	壮心酷烈走偏锋	772
七	秋风沙场今何堪国殇	779

第十二章 不宁不令

一	大义末路何茫然	786
二	苏秦陷进了烂泥塘	792
三	颧峰张仪又出错	805
四	新朋友旧情尽路管	816
五	将计就计邯郸策	820
六	相逢无由报恩仇	829

第十三章 最后风暴

一	暮申君星夜入临淄	843
二	逍遥峰的鼓盆随者	851

三	英雄之心 恩怨难曲·····	859
四	天亦渊波湖诡谲·····	867
五	东海之滨雷电生·····	880
六	冰雪铭心终难却·····	893
七	阴谋阳谋万象生·····	904

第十四章 百年一乱

一	关西大刀神·····	915
二	司马错讲述的军旅故事·····	921
三	秦惠王千古奇症·····	933
四	大星垂沧海·····	948
五	张仪又一次被孟子激怒了·····	968
六	行与子还兮 我士也骄·····	974

第八章 连横奇对

一 张仪的声音振聋发聩

六国合纵的消息传到咸阳，嬴驷君臣坐不住了。

苏秦游说之初，秦国君臣虽说也很重视并尽快地采取了对应行动，但随着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秦国君臣们渐渐懈怠了。山东六国累世恩仇，相互间拼杀得不共戴天，他们能同心结盟么？认真说起来，山东六国中也就魏国是秦国的老冤家，除魏国之外，秦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冲突都极为有限。近几年来，也就是夺取了山东六国以往进攻秦国的一些重要根基而已，细算起来，统共也就五六座城池、几百里土地。与魏国的攻赵攻韩、齐国两次痛击魏国、楚国夺取淮北等大战相比，都可说是战国之世的小争端。山东六国果真能泯灭他们之间的血海深仇，而共同对抗一个只不过收回了自己的河西故土、只不过夺取了他们几座关隘要塞的秦国？徇情推理，真是比登天还难。尤其是齐威王、魏惠王、燕文公突然在一个月內相继病逝，赵肃侯楚威王又都是病人膏肓的消息传来时，嬴驷君臣几乎已经认定，合纵只不过是苏秦与六国的一个梦幻而已！樗里疾争取齐国无功而返，嬴驷君臣本来还颇有压力，及至这时，却是已经轻松了。司马错提出了

一个大胆周密的谋划：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河东的野王、上党地区，斩断赵国燕国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而后相机蚕食攻灭两国！为此，嬴驷专门召集了一次秘密会商，竟是君臣一致赞同。太傅嬴虔尤其慷慨激昂，坚持要“打生平最后一仗，否则死不瞑目！”嬴驷与司马错通融，只好让嬴虔做了前军主将，立即筹划奇袭河东——冬日用兵，打他个措手不及。

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六国竟然合纵成功了！

嬴驷好不容易耐住焦躁的心情，将合纵盟约并几份要件翻阅了一遍，翻完了心中却更是烦乱，铁青着脸在书房愣怔，竟是茫然无措。对于漂泊山野严酷磨炼近二十年的嬴驷来说，这种慌乱茫然只有过一次，那就是在郿县白庄的那个夜晚，要不是公父恰好赶来接他回咸阳，嬴驷肯定是永远地崩溃了。可是，这次不是那次，公父不会死而再生，又有谁能给他一条明路？嬴驷啊嬴驷，六国合纵可是比当年的六国分秦要严峻十倍不止，你当何以处之？当年的中原六国盟主是志大才疏的魏惠王，公父以柔克刚韬晦缩防便度过了险关，可今日纵约长是励精图治的楚威王，实际筹划推行者更是当世奇才苏秦，仅从建立六国联军看，他们的盟约便远非昔日的任何盟约可比，你却如何应对？妥协退让么？若六国趁势压来，岂非亡国之危？硬抗么？六国军力远胜秦国数倍，分而击之可也，以一对六只能自取其辱……

“禀报君上，太傅、上大夫、国尉联袂求见。”内侍连说了两遍。

“噢——”嬴驷恍然醒悟：真是昏了！如何一个人发蒙？“快快快，请他们进来。”

嬴虔、司马错、樗里疾三人匆匆大步进来，竟都是神色严峻。连寻常总是悠然微笑的樗里疾也铁着黑脸，鼓着腮帮，显然是咬牙切齿的样子。

“公伯、上大夫、国尉，请入座了。”嬴驷平静地笑着。

“此时不能示弱，照打不误！”嬴虔未曾落座便嚷了起来。虽

然戴着面纱,但粗重的喘息与颤抖的白发却无法掩饰他的激愤,“直娘贼!秦国被欺负得还不够么?夺我河西多少年?杀我秦人多少万?丢几座城池就要掐死老秦么?鸟!给我一道金令箭,嬴虔立马到陇西,征召十万精骑,杀他个落花流水!灭了这些狗娘养的!”嬴虔本是一等一的猛将,一通发作如同狮子怒吼,竟震得殿中轰响不断。

说也奇怪,嬴虔的一通怒吼叫骂仿佛是宣泄了每个人共有的愤懑,嬴驷三人的心绪竟是平静了许多:“公伯且请息怒,此事还当真计较才是。”嬴驷声音很轻柔,充满了关切。

“君上,兵家相争,不得意气用事。”司马错神色肃然,一字一顿道,“臣以为,敌已有备,当立即停止奇袭河东之筹划。六国合纵既成,天下格局已是大变。如何应对?当一体计议,绝然不能逞一时之快而误大计。”

嬴虔气得呼哧呼哧直喘,却只是不说话。他是个内明之人,素来欣赏铮铮硬汉,服有真见识的能才。司马错的耿耿直言他虽然大是不满,却也知道不能凭自己的一腔怒火行事,便兀自气呼呼地大喘。

“上大夫以为呢?”司马错一番话已使嬴驷悚然憬悟,他想仔细聆听各种说法。

“三百年以来,秦国便是中原异物。”樗里疾少有地满面寒霜,“山东六国相互征战惨杀,远胜于与秦国之冲突。然则,从无天下结盟共同对抗一国的怪事。而今六国合纵,表明中原战国自来便视秦国为蛮夷异类,必欲灭之而后快。秦国弱小,他们不放过。秦国强大,他们更不会放过。他们对秦国又蔑视,又憎恨,而今更是增加了恐惧。长远虑之,中原战国是秦国永远的死敌!无论秦国如何力图融入中原文明,中原都将视秦国为可怕鬼魅。”樗里疾喘息了片刻,转而平和道:“惟其如此,秦国已经面临立国三百年以来的最大危机,须对通盘大计一体权衡,与中原战国做长期周旋,万不能掉以轻心。一步踏错,秦国便有灭顶之

灾。”殿中气氛骤然凝重，狂躁消失了，压力却更为沉重了。

嬴驷轻叩书案：“时也势也，计将安出？”

良久沉默，樗里疾终于笑了笑：“君上，臣荐举一人，可通盘斡旋。”

“噢？快说！”嬴驷急迫，嬴虔与司马错也猛然一齐盯住了樗里疾。

“张仪。君上还记得否？”

“张仪？在哪里？”嬴驷说着便霍然站起。

“君上莫急，张仪已经在咸阳了。”樗里疾悠悠一语，嬴驷君臣三人却都是吃了一惊。嬴虔先急了：“你这个黑胖子，如此大事，也真能闷住！”樗里疾嘿嘿笑道：“性急煮不得好胶，张仪对秦国疑虑未消，得有个缓头呢。”“疑虑？”嬴驷困惑道，“秦国与张仪毫无恩怨瓜葛，比不得苏秦。再说，我等君臣对张仪追慕已非一日，诚心求贤，他有何疑虑？上大夫又如何得知？”樗里疾徐徐道：“君上不知，这张仪本是老魏人，对秦国最是偏执蔑视。当年苏秦选了入秦，张仪则宁可入魏入齐再入楚，也没有想到过来秦国，此其一。”“鸟！”嬴虔忍不住笑骂了一句，“山东士子老毛病，不足为奇。”樗里疾道：“张仪大挫，为母亲守陵三年。期间苏秦复出，发动合纵，方促张仪重新思谋出路。臣出使齐国时，苏秦曾对臣提及张仪，举荐张仪入秦。”

“如何？苏秦举荐过张仪？”这次是司马错惊讶了。

“不足为奇。”嬴驷微微一笑，“一个人天下无敌，也就快没有价值了。张仪呢？”

“张仪知道苏秦向秦国荐举了他，却没有立即动身入秦。然则，张仪又断然拒绝了不明势力的胁迫诱惑，拒绝前往别国。最后是白身入秦，住在咸阳静观。此间多有蹊跷，以臣之见，仍是张仪心存疑虑，要踏稳脚步，怕重蹈入楚覆辙。”

“直娘贼！”嬴虔粗重喘息着骂了一句，“老天磨才，也忒啰嗦了些。”

“既然如此，如何处置方为妥当？”嬴驷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

“要解此扣，须得稳住了神才是。”

“上大夫有计？”嬴驷笑了。

“君上稍候，臣谋划便是。”樗里疾神秘地嘿嘿一笑。

暮色降临，咸阳尚商坊便成了河汉般璀璨的不夜城。

虽说是一国君主，嬴驷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特殊的商区。他只熟悉咸阳的国人区，熟悉那里的肃穆凝重，熟悉那里的井然有序，虽然尚商坊早已经是名声大噪，嬴驷却从来不屑于光顾。在他想来，无非就是十里长街一片店铺，还能有甚？商鞅变法后一反秦国传统，大重工商，在嬴驷心目中，这也只是商君增加国赋的一条渠道而已，如同管仲大办绿街，将卖色卖身也纳入国家商贾征税一样。他没有想到，即位后尚商坊的赋税收入却是逐年猛增，上年竟然占到了国库总赋税的四成，一举超过了魏国齐国的商市赋税！嬴驷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经过樗里疾的一番条分缕析，嬴驷才悚然醒悟：百工商贾，在秦国已经变成了与农耕比肩而立的民生根基，已经变成了富国强兵不可或缺的栋梁行业。在农成立国的老秦人眼中，这不啻是悄无声息沧桑巨变！谁能想到，商鞅撒播的这片种子，竟能如此快速地成长为支撑秦国天空的茫茫林海？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嬴驷萌生了来尚商坊一睹风采的念头。想归想，却终是忙得没有成行。

今日樗里疾神秘兮兮地将他领出官来，一身布衣，一辆辎车，从一条僻背小巷便曲曲折折地驶进了这汪洋恣肆的灯火大海。嬴驷实实在在地惊讶了——衣饰华贵的人流、豪华讲究的店面、辚辚穿梭的高车、鞍辔名贵的骏马、明目皓齿的丽人、色色各异的望旗、天南海北的口音、浓郁醇馥的酒香……直使人目不暇接。嬴驷第一次在如此广博的人间财富面前目眩神摇，第一

次在农耕之外看到了另一番博大的工商天地！骤然之间，嬴驷竟是忘记了布衣出行的目的，只顾痴痴地打量着眼前流动着的每一件新鲜物事。

“公子，前面就到了。”招车驶入了通明幽静的一条大街，驾车的樗里疾才第一次开口。

“闹市之中，这条街如此幽静？”嬴驷看见几家门厅黄澄澄的大铜柱下都站着几个须发如霜的老人，只是比宫中的老内侍多了胡须，华灯大明的门前却是少有行人，竟大是不解。

“这条街全是老字号酒肆客寓，车马场都在店后。为了方便，客人都从车马场偏门出入。这大门，便只有贵客光临用一下了。”樗里疾笑着低声解释。

“哪？从何处走？”

“今日布衣，偏门妥当。”

樗里疾祖籍本陇西戎狄，驯马驾车倒还真有一手。只见他将两马辎车轻盈地拐进店旁的一条说是小巷其实却也很宽阔的车道，竟是从车马穿梭如流中，轻松自如地拐进了灯火通明的车马场。嬴驷抬眼望去，只见足足有三四亩地大的敞开席棚下，竟满满当当全是各种华贵车辆，嬴驷的青铜辎车竟一点儿也不显得出众。一个精干利索的年轻仆人抢步上来，满脸笑意地将樗里疾的辎车引领到恰当车位，热情地说了声：“先生出来时派个小姐姐招呼一声，我便将车停在街口等候了。”便大步流星地忙着引领别的车辆去了。

嬴驷看得大为感慨：“看来山东多有能人呢，商道之上，山东便比秦人高明。”樗里疾笑道：“商道如兵道，全赖运筹调度。中原风采文华，生计谋划可是大有人才呢。”嬴驷却皱了皱眉头低声道：“只是如此奢靡，坏了老秦人本色也是不得了呢。”樗里疾呵呵笑了：“我老秦有商君法制，奢靡便掩不得本色，公子放心便是了。”嬴驷道：“今日便罢了，回头还得再来尚商坊多看看，这里学问大了。”樗里疾低声笑道：“公子但有此心，便是秦人之福。